

四十八个西路红军流落生活纪实

飘落的种子

● 王国华 孙瑛 主编

兰州大学出版社



四十八个西路红军流落生活

飘落的

● 王国华 孙瑛 主编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兰州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飘落的种子：四十八个西路红军流落生活纪实/王国华,孙瑛主编.-兰州:兰州大学出版社,2008.6
ISBN 978-7-311-03086-5

I.飘… II.①王…②孙… III.中国工农红军-战士-回忆录 IV.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89292 号

责任编辑 张利洁

封面设计 周 敏

书 名 飘落的种子

主 编 王国华 孙 瑛

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(地址: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)

电 话 0931-8912613(总编办公室) 0931-8617156(营销中心)

0931-8914298(读者服务部)

网 址 <http://www.onbook.com.cn>

电子信箱 press@onbook.com.cn

版式设计 王国华

印 刷 甘肃地质印刷厂

开 本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9.875

字 数 207千字

印 数 1~1000册

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11-03086-5

定 价 20.00元

(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、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)

种子 小草 基石

——《飘落的种子》序

董汉河

看罢王国华和孙瑛主编的收录了48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小传的书稿,建议她们将原定的书名《往事再回首》改为《飘落的种子》,这不但是我的深切感受,而且也包涵着我多年研究西路军的一些理性思考。

本书所写的48名西路军战士,大部分是流落在张掖地区的,也有个别流落外地的。这些人中有原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张庭福(原名张庭富),也有少数原是团、营、连、排级干部,但多数是普通战士,几乎全都是因西路军失败,流落在河西走廊的。他们有的是被敌人活埋后从万人坑中爬出;有的是被老乡藏在夹墙里躲过了敌人的追杀;有的是被马匪刀砍枪杀后死里逃生;有的是被敌人凌辱后遗弃在路旁……他们就像一颗颗飘落的种子,历经坎坷磨难后,顽强地生

飘
落
的
种
子





根、发芽。不管是长成一棵小草，还是一棵红柳，他们都自强不息，以惊人的生命力顽强地活着。红军时期血与火的战斗，锻炼了他们刚韧的脊骨，培育了他们红色的遗传基因，因此，不管是被俘遭难，还是隐姓埋名、出家入道，他们对红军的信仰，对共产党的感情，从来没有改变过。解放后，他们有的重新入党，有的当过乡村干部，更多的是普通群众。不管是什么身份，不管在何种环境中，他们都是党可以完全信任和依靠的基本力量，在群众中有很好的口碑；在《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》中，我曾说：胜利的战争，是高耸入云的丰碑；失败的战争，则是深埋地下的基石。读完这48名西路军老战士的小传，我还想说：他们不但是胜利丰碑的基石，也是共和国的基石。因有了他们，红色的基因便可以一代代传下去，他们真正诠释了“长征是播种机”的至理名言。

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。也许有人会问：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也算红军长征吗？是的。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的会宁会师，只是长征胜利的标志，并不意味着长征的完全结束。实际上，会宁会师后，仅十余天，会宁城就失守了。长征还有两个尾声：一是黄河以东的红军主力，在胡宗南等十几万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强势压迫下，边打边撤，以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而告结束；二是西路军按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和命令，西进河西走廊



建立根据地、“打通国际路线”，因策应河东主力和“西安事变”等原因，以失败而告结束。这两个尾声，实质上是长征的一部分。更重要的是，西路军两万多名将士全都是经历过长征，并参加过会宁会师，是名副其实的长征红军。然而，由于西路军失败，他们不但长期与“长征红军”的身份无缘，而且在历次运动中大多数人都遭受过反复审查、甚至批斗，背上“叛徒”“变节分子”“张国焘的走狗”等罪名。有的幸运躲过了敌人的枪林弹雨，却不幸死在自己的同志手里。因此，记录他们的历史，有着特殊的意义，这不但可以告慰革命先辈，使他们感到温暖和光荣，也可以激励后人。

这是一段超越血缘亲情的历史。种子需要土壤、水分和阳光才能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，当这些战士像被风带到空中的种子一样飘浮不定时，是当地的百姓不分民族、不分地域、不分男女老幼冒死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，使这些来自红色区域的种子找到了生存的土壤，而党和政府的承认和关心则是他们成长的阳光雨露。可以说，围绕蒙难西路军将士所开展的营救史更是一段超越血缘亲情的历史。

这是一段历史的足迹，它离我们已经 70 多年了，这段历史的主要当事人、见证人大多都已故去，但这段触目惊心的历史却深深地印记在河西走廊的大漠、



戈壁、雪山、草原上。

我们感谢不辞劳苦为这些西路军老战士作传的作者和出版者们,尽管每个作者的学养和水平不尽相同,但他们的努力,却使我们感到一种精神和人格的力量,还使我们看到和感受到更丰富的历史,令我们深思,给我们以启迪。

二〇〇七年三月于兰州

目 录

- 1 种子 小草 基石 ——《飘落的种子》序
- 1 张幸福、杜天德、薛正香——共同编织命运的旋律
- 9 马玉莲——无法掩埋的记忆
- 19 岳仲连——飘落的种子
- 37 胡保荣、姬玉珍——我的父亲母亲
- 47 李维志、万马氏——超越血缘的亲情
- 55 陈银花、易蒲彩——两片落叶，偶尔吹在一起
- 61 董桂芳——雪侮霜欺香益烈
- 71 蔡少英——流落后的沉默
- 75 符泽攀——与战友生死相伴

-
- 83 傅呈祥——魂断黑河岸
- 93 黄三明——边家庄的鞋匠
- 99 霍守云——九岁的女红军
- 105 孟继传——南归的孤雁
- 111 李平余——革命信念伴终生
- 115 李怀存——苦辣人生
- 123 李逢嗣——祁连山下孤雁鸣
- 129 林永清——一年又一年的守望
- 137 刘宗秀——红军“刘罗锅”
- 143 刘志三、温秀英——一对落难后的幸运夫妻
- 149 马世良——漆黑中等待光明
- 155 彭德生——往事再回首

- 161 任廷栋——光阴的故事
- 169 任金山——会说话的哑巴
- 173 沈玉芳——风雨飘零花落去
- 177 田忠道——深情长留祁连山
- 185 王安显——魂寄河西
- 189 王登元——抚不平的创伤
- 197 王怀文——龙王庙的小道徒
- 211 王进财——从死亡世界走出
- 215 王明福——回首来时路
- 223 王玉春——不变的红颜
- 231 吴西鹏——天涯复天涯
- 237 向如沛——黑河岸畔流连

- 243 许家树——阅尽沧桑
- 251 易明清——一片青山了此生
- 257 余德水——他是高兴死的
- 263 张 威——守望岁月
- 271 张凤英——梨花一枝春带露
- 275 张经国——流转的岁月
- 283 陈廷品——梦断无续
- 291 左秀英——往事并不如烟
- 297 张庭福——桃花依旧沐春风
- 302 后 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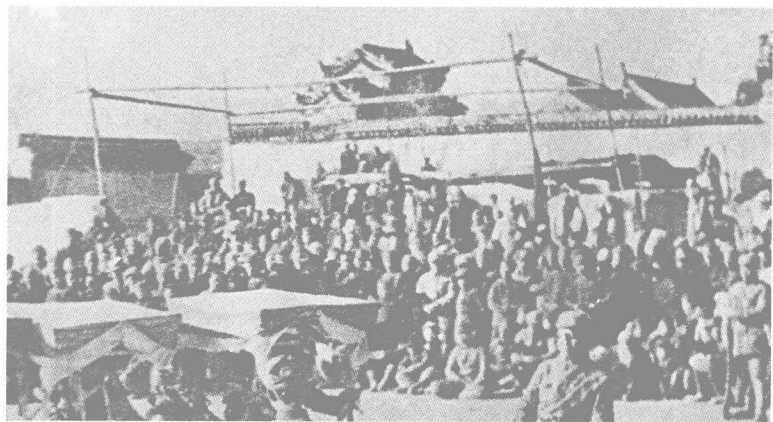


张幸福、杜天德、薛正香

——共同编织命运的旋律

1936年10月，中国工农红军一、二、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，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、第九军、第五军及总部直属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相继西渡黄河执行“宁夏战役计划”。红军渡河后，在景泰县一条山、五佛寺等地与敌激战数日，取得了重大胜利。11月，渡河部队奉命改称西路军，放弃一条山和五佛寺渡口，踏上了进军河西走廊的艰苦征程。

西路军两万余人渡过黄河，转战景泰、古浪、武威、永昌、山丹、张掖、临泽、高台、安西等地，历经五个多月，与马步芳、马步青的十多万敌



1937年1月，红军在高台召开会议



军,血战70余次,予敌以重创。后终因孤军深入,弹尽粮绝,寡不敌众,于1937年3月在祁连山区惨遭失败。西路军失败后,近4000人流落在甘肃、青海、宁夏一带。

该故事的三个主人公便在这4000人当中。

第一位主人公张幸福,男,至今健在,现年91岁,祖籍四川。张幸福18岁参军,曾在红四方面军七十三师二七〇团团部当勤务员,后到师医院当看护。1937年1月,红五军高台失利后张幸福随部队退守到临泽石洼子。后来部队开了个紧急会议,又重新编队,身强的拿好枪,体弱的拿破枪,然后组队绕道进祁连山。伤员残兵和大部分女兵共1000多人,在组织部长张琴秋的带领下,与大部队分道突围。当夜走了二里左右,张幸福所在部队来到一片松树林,张琴秋让大家拾柴烤火,并且下命令让大家把破枪、证件和所有文件全部烧掉之后,表情凝重地对大家说:“同志们,今晚是我们大家的最后一次见面,以后我们能否见面还不知道,现在你们就各自逃命吧!但你们要记住,党和部队迟早会找你们的!”话刚讲完,当场的1000多人便大哭起来,但时间容不得他们再聚在一起。不一会儿,马匪的骑兵便向这里包抄过来,部队只好四散逃命。张幸福在外逃了两天后,被马匪兵俘虏,先后被送到张掖、青海等地当劳工。修挖防空洞。1938年夏天,他从战俘营中逃出来,一路讨饭至古浪,1941年在古浪十八里堡被当地保安队抓去当护路民工。

第二位主人公叫杜天德,男,祖籍四川,1956年因病去世。杜天德20岁从四川参军,后参加红西路军西征,在红西路军某部当战士。1936年11月,杜天德在古浪横梁山战斗中因眼睛受伤与部队失去联系后,流落到古浪八里营王家庄,从此隐名埋姓,做了一名挑担的生意人,聊以糊口度日。

第三位主人公叫薛正香,女,尚健在,现年94岁,祖籍四川。薛正香19岁参加红军,后参加红西路军西征,在红西路军某部当宣传员。1937年临泽战斗失败后,薛正香带着一部分女兵在突围时被马匪军俘虏,后押到武威新城。马匪军将这些被俘的女兵分成几等,分赐给部下,薛正

香被赐给一位马匪军军官。后薛正香寻找机会跑了出来，在古浪巧遇杜天德，于是故事就发生了。

1937 年对女红军薛正香来说是备受屈辱的一年。临泽战斗失败后，薛正香带着 30 多个女兵，大部分为部队文工团队员和随军护士。她们抛弃枪支，烧毁文件和随身所带的各种证件，化装成农妇准备摆脱马匪军的围追。没想到刚刚踏上东去的路便被一队马匪军的骑兵包围俘虏。当年 10 月，薛正香和她的战友们被马匪军带到武威新城的战俘营，一律被马匪军分成等级赐配给他们的官兵做老婆。

薛正香被赐配给马匪军的一位骑兵排长，在饱受蹂躏后的一个深夜，趁这位排长酒醉后薛正香逃了出来。

她混出凉州城后，将自己满脸涂上泥巴黑灰，头发抓乱，打扮成一个讨饭的民妇，向东走去。一路上她不敢走大路，只找偏僻的乡间小道狂奔。在连续走了两个昼夜后，由于没吃没喝，加之连续行路的劳累，在古浪八里营附近的一个山脚下昏了过去。

当时，杜天德正好挑着货郎担走村串乡到附近，发现薛正香后，迅速将她背回家中，并亲自给她喂饭喂水，薛正香终于苏醒过来。言谈中，杜天德发现薛正香是四川口音，便马上明白了薛正香的身份。随后两人在推心置腹的交谈中，两颗心贴在了一起，加上两人共同的遭遇和当时

1937 年在高台被俘的红军



的处境,在一段时间的接触后,两人结为夫妻。那时,武威至古浪一带沿途马匪队伍横行,大肆追杀流落红军,并且还宣告:“如有窝藏红军不报者,与共匪同罪。”为了保证安全,杜天德让薛正香成天待在家中足不出户,自己则在外挑货走卖,日子过得非常艰辛。

尽管如此,杜天德依然无怨无悔,后来,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,使本来就拮据的生活又变得更加窘迫。为了谋生,薛正香只好也走出家门,在外面寻找活干以作生活的补贴。在以后的近十年时间里,薛正香和杜天德先后添了一男三女四个孩子。到1946年,随着儿女的相继出生,以挑担为生的杜天德也因日夜的艰辛奔波,使本来就有伤的一双眼睛因劳碌过度而病情加重。那年10月,杜天德的一双眼睛终于恶化而又因无钱医治致瞎。一时间家中的顶梁柱倒下了,薛正香欲哭无泪,但为了生存,她只好接过丈夫的货郎担,成为方圆几十里唯一的一个女货郎。货郎的日子是艰辛的,一个女货郎的日子则更加艰辛。有好几次在乡下,薛正香被好多坏人围攻,抢了货物后还遭到毒打侮辱。但回家后,她仍然强作笑脸,给儿女们和丈夫做饭洗衣。由于高强度的劳作,本来就瘦弱的薛正香不久便落下了腿疼腰痛的疾病,一旦病发作起来,薛正香就疼得掉泪。但为了生存,她常常是白天卖货,夜晚干家务,伺候丈夫。为此,杜天德虽然看不见,但却疼在心里,好几次,他都劝薛正香找个伴





儿，领着孩子们去过日子，不要管他。但每次薛正香都说：“我们是生死患难的夫妻，你曾经救了我的命，给了我重新生活的勇气。如今，你有难了，我怎么能忍心抛下你不管。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吃的，就有你和孩子们吃的，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会养活不了几个孩子。”

话虽这样说，但现实的艰难却依然不给薛正香一点生路。期间，薛正香的一个年满5岁的女儿因患病无钱医治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，这种打击对于杜天德和薛正香来说是致命的。正所谓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”，还没摆脱丧女的伤痛，薛正香又在1947年1月份因劳累过度昏倒在家中，一连好几个月无法起身，一家人的生活因此又陷入了困境。无奈杜天德只好让年仅6岁的大女儿牵着他的手，到附近村镇讨饭糊口。

一次，杜天德和女儿讨饭到古浪县的一个村庄时，突然被村头窜出的几条恶犬包围，女儿年纪小，当即被吓懵了。而杜天德看不见，只好胡乱挥动手中的棍子抵挡，但终归漫无目标，加之恶犬又多，杜天德和他的女儿便被恶犬扑倒，浑身上下被咬得鲜血淋淋。在这危急之中，流落在古浪十八里堡的张幸福正好护路经过，慌忙上前将恶犬挡开，并问明杜天德所住的地点，将他们搀扶送回家中。

到家后，张幸福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：一家5口人就挤在一间破旧的草房里；一个土炕上躺着几个饥饿的孩子和病重的薛正香，而旁边冰冷的土灶上，一个破旧的铁锅里放着几个破碗，显然是好久没有开灶了。瘦弱的小孩们一个个睁着饥饿的眼睛，无神地望着张幸福和被恶犬咬伤的父亲和姐姐，一副无助的样子。张幸福的眼睛湿润了。

在经过一个晚上的彻夜长谈后，三位流落在民间的红军战士终于互相了解了身份，共同的命运和遭遇使三人的心贴得更近了。自此以后，张幸福每隔三天五天便来到杜天德家，送些粮食和现钞。尽管



张幸福

张幸福在护路队也是收入微薄，但他还是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，用来周济杜天德一家的生活。

在张幸福的照顾下，杜家寒迫的生活又有了起色，薛正香也在大病3个月后走下病床，开始料理家务。

当年11月的一天，杜天德让妻子准备了晚饭招待张幸福，他还特意喝了一点烧酒。吃饭间，杜天德对张幸福说：“张老弟，我有一事相托，请你千万不要推拖。我的病情已很重，恐怕不久于人世，这辈子我死而无憾，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娘儿几个，请你趁我在人世时，与正香结为夫妻，共同照顾好我这苦命的孩子，让我在九泉之下得以瞑目。”

张幸福闻言极力推拖：“杜老哥，这万万使不得，这成什么体统，我们是战友，俗语道：‘朋友妻不可欺。’我岂能这么干！”

杜天德闻言便摸索着跳下炕说：“张老弟，如你不答应我就碰死在你身边。”话说完后便向墙上撞去，张幸福赶忙上前拉住，随后，三位流落红军抱在一起大哭。

当年12月，张幸福和薛正香结合在了一起，此后的几年时间里，薛正香往来在十八里堡和八里营之间，照顾着自己的两个战友和亲人，并和张幸福又生下两儿两女。

1956年，杜天德因病过世，张幸福将杜天德安葬后，将四个儿女带到十八里堡抚养，直到各自长大成人。

2002年12月13日，我慕名前往古浪县十八里堡采访红军夫妻张幸福和薛正香时，正逢薛正香大腿摔伤卧病在床。年已91岁的张幸福仍像个健壮的青年一样，在病床前照顾自己的妻子，时而端水让妻子洗脸，时而又为妻子端尿。尽管他天天忙得像个风车似的，但仍然乐呵呵地对我说：“几十年的老夫妻，这算啥，只要老伴的病好，在现在的好社



薛正香

